

史迹寻踪

探寻三国名将郭淮故里

□薄振宇

定襄地处晋北要冲，雄踞忻定盆地东侧，是一座文脉绵长的古邑。这里东倚五台灵秀，西有滹沱奔流，山川形胜，钟灵毓秀，自古英才辈出，底蕴深厚。春秋时期定襄属晋，战国归赵，秦入太原郡，西汉属阳曲县。东汉献帝建安年间，朝廷在今忻府区古城设置新兴郡，“省云中、定襄、五原、朔方郡，郡置一县领其民，合以新兴郡”。北齐时移平寇县于定襄境内，后废定襄县。唐玄宗在位时期，改忻州为定襄郡，治所位于秀容。北宋熙宁年间，并定襄入秀容，后复置定襄县，属忻州。

异，郭淮籍贯记载中的“太原阳曲”便是典型例证。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《三国志》中记载的“太原阳曲”，并非当代隶属于太原市的阳曲县，而是汉代太原郡下辖的阳曲县，其地域范围与治所位置均与当代有着明显区别。汉代太原郡疆域辽阔，涵盖今山西中部、北部大部地区，是当时北方的重要行政区域。其时阳曲县为太原郡属县，县治核心区域位于今定襄县境内，与今阳曲县无地域承袭关系。这一历史地理常识，是界定郭淮籍贯的核心基础，也是区分“古阳曲”与“今阳曲”的关键——东汉古阳曲的核心区域在今定襄，而今太原市阳曲县则是东汉末年阳曲县治迁徙后的产物，二者虽同名却非同一地域，绝不能混为一谈。

光緒版《山西通志》对这一历史变迁有进一步补充，明确记载：“后汉末，移阳曲于太原狼孟南界……于故城置定襄县。”其中“狼孟南界”即今日太原市阳曲县一带，这一记载不仅清晰佐证了阳曲县治的迁徙过程，更明确了东汉阳曲县与定襄县的直接对应关系——原阳曲县的核心区域正是今日定襄县的前身，二者地域一脉相承，历史衔接紧密。此外，《元和郡县志》亦有明确记载：“（定襄县）本汉阳曲县之地，属太原郡……”这一记载进一步夯实了“今定襄县为东汉阳曲县故地”的结论，也为“郭淮故里为定襄”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。

东汉建安年间，曹操为巩固北方边疆、抵御游牧民族侵扰，实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，正式将郭淮家族世代聚居的阳曲县区域划归定襄县管辖。此次调整中，太原郡阳曲县治所迁移至太原界（今山西阳曲县北），而在阳曲故城新设定襄县，隶属新兴郡管辖。彼时郭淮担任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军司马，开始在曹魏军中崭露头角，逐步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。其家族世代居住的汉阳曲县故地，恰在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中正式划归定襄县管辖。从时间线来看，郭淮出生于东汉末年，出生地与成长地均为东汉太原郡阳曲县，即今日定襄县境内；建安年间行政区划调整只是改变了这片土地的行政归属，并未改变郭淮出生地的地理位置——换句话说，郭淮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这片土地，在当代行政区划中就是今忻州市定襄县。

除行政区划的历史传承外，郭淮家族的迁徙与聚居轨迹进一步印证了他与定襄的深厚渊源。郭淮出身名门郭氏，其与定襄的关联可通过诸多史料与族谱记载清晰梳理。郭淮的祖父郭全曾任东汉大司农，位列九卿，掌管全国财政赋税，德高望重且政绩卓著；父亲官至雁门太守，当时的雁门郡辖境涵盖今晋北广大区域，与太原郡阳曲县地缘相接、山水相连，两地人文相通、地域文化一脉相承。《新唐书》中对郭淮家族聚居地记载更为明确：“后汉末，大司农郭全，代居阳曲，生胤。胤生淮，配镇。”此处的“阳曲”为东汉太原郡阳曲县，其县治即在今定襄县境内；“代居”二字更表明郭氏家族自郭全起便世代定居于此，而郭淮本人成长轨迹亦与定襄这片土地紧密相连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清晰梳理出郭淮籍贯的完整脉络：东汉时期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，郭淮被明确记载为“太原阳曲人”，这一记载准确无误，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；东汉末年，因北方边疆治理的实际需要，行政区划出现重大调整，原阳曲县境被正式划归定襄县，此后虽经历多次置废分合，但郭淮出生地的地理范围始终在今定襄县境内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定襄不仅是三国名将郭淮的故里，更是涵养其人格品性、孕育其军事才干的精神摇篮。

定襄历史悠久，新石器时代便有先民聚居，为地域文化发展奠定了根基。商周时期，这里处于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界地带，剽悍尚武的民族气质与中原礼乐文明相互交融，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基因。春秋时期晋国后，儒学、礼法、兵学进一步传入，“尚武”与“崇义”成为定襄长久的文化底色。战国时期属赵，地处北疆边防要冲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革新精神在此传扬，强化了坚韧勇武、务实进取的民风。秦统一后，定襄属于太原郡，大一统观念与边防文化深入人心，“守土卫国、忠君爱民”逐渐成为社会共识。汉代时，定襄为太原郡阳曲县的腹地，胡汉交融持续深化。常年征战的边地环境造就了定襄人坚韧不屈的品格，也为郭淮树立保家安民的志向提供了深厚土壤。

家学传承对郭淮影响至深，其父郭缙任雁门太守期间，素以忠勇勤政闻名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郭淮自幼研习兵法、勤练骑射，兼通经史典籍，早早便展现出将帅潜质。定襄地处胡汉交界的独特区位，更让他熟谙游牧民族的习俗、战法，为日后治理边疆、安抚羌胡积累了经验。步入军旅后，郭淮将家乡赋予的特质转化为治军用兵的能力。面对羌胡部族，他恩威并施、刚



郭淮

柔相济，既安定了边境，又深得民心。在对抗蜀汉的过程中，他谋略缜密、屡挫强敌，稳固了曹魏的西线疆域。

郭淮一生恪尽职守、忠心不二。定军山之战夏侯渊败死，曹军溃乱之际，郭淮挺身而出，推举张郃统军，稳守营垒、力挽危局。此后他长期镇守雍凉，即便朝局动荡、司马氏专权，仍坚守边疆、尽心王事，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保持了武将的忠义本色。正元初年郭淮卒于任上，其一生忠勇与才略永远定格在岁月长河之中。定襄的山河灵秀，涵养了他的胸襟气度；定襄的尚武之风，磨砺了他的铁血锋芒；定襄的忠义之魂，铸就了他的家国情怀。这片土地以深厚底蕴孕育出这位青史留名的大将，而郭淮亦以一生赫赫战功、耿耿忠心，为家乡镌刻下不朽荣光。

烽烟散尽，岁月流转，郭淮身上所承载的忠肝义胆与家国担当，历经千年风雨侵蚀，非但未曾褪色，反而愈发熠熠生辉，成为滋养家乡人民的精神沃土。时至今日，他的精神依旧如明灯引路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，在时代浪潮中奋发进取、勇毅前行。

探源颀趣

4月19日，丙午三月初三，“云际青山——读书山房上巳雅集”在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读书山房举行。来自太原、忻州的学者、作家、诗人、书画家、收藏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数十人参加了本次雅集。这是连续四年的“上元雅集”之后，在这里举行的第五次雅集活动。

农历三月初三，古称“上巳”，是中国古老的春季节日之一。这一天，古人临水祓禊，洗去宿垢，祈愿新生，也借临水饮酒、文人雅集，寄托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连接。永和九年的那场兰亭雅集，便是上巳节最风雅的回响——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友人们聚于“之”字形溪水边，羽觞顺流而下，停处便是一首新诗。

本次雅集活动，秉承1600年前风雅趣事留下的文化内核，由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、忻州市文联、五台山书画院、忻州收藏协会、忻州市书法家协会、忻州市美术家协会共同组织。

由长期倾心致力于地方文化保护的宁志刚先生创意策划并召集，从2022年首次举行雅集活动以来，一年一度，择一本地前贤追忆情怀，前四次分别以元好问、白朴、傅山、萨都剌为主题，吟其诗、诵其文、画其诗意，通过介绍前贤生平事功，考镜源流，探赜钩沉，以期达到推崇学术、守护文脉、传承文化的目的。雅集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，成为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的一大文化品牌。

今年的雅集以党承志为主题。党承志（1486年—1558年），忻府区人，字汝孝，号牧川，又号滹滨子、滹滨居士。明正德庚午举人，辛未进士，历保定府推官、邢部主事、验封郎中、通政司右通政，位及四品。志载党承志抗疏忤旨，言甚激，屡被杖，最后罢官归里，是一位性情刚正、敢于直言的官员。其三度易稿，用20多年的时间整理撰写了《忻州志》，可惜被当时入侵的鞑靶焚毁。

雅集期间，文化学者们或抒发性情、或展文化情怀，围绕党承志的历史文化贡献和地域文化精神进行研讨交流，并高度肯定了“云际青山——读书山房上巳雅集”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。

雅集活动中，多位书画家以党承志诗文中所描绘的忻州自然山水意境为主题，现场创作了书画长卷。现场精彩的琵琶演奏、《兰亭序》朗诵等文化活动，为雅集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。



「云际青山——读书山房上巳雅集」活动举行

□聂艳英



《徐霞客游记》里的五台山

□王晨

明崇祯初年，徐霞客从北京出发，踏上了他的五台山之旅。在《徐霞客游记·游五台山日记》中，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以精准的笔触和敏锐的观察力，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明末五台山最珍贵的文字记录。这篇日记不仅是一份地理考察报告，更是一份生动的佛国山水画卷，让我们得以窥见400年前这座佛教名山的真实面貌。

徐霞客于农历七月底出都，八月初抵达五台县境，这段路程充满艰险，他在书中写道：“石路陡绝，两崖危峰峭壁，合沓攒奇，山树与石竞丽错杂，不复知升陟之烦也。”作为一位专业地理学家，徐霞客准确记录了五台山各台之间的距离和方位关系，如“北台之下，东台西、中台中、南台北，有坞曰台湾”，这一描述与今日卫星测绘的五台山盆地高度吻合。

徐霞客遍游了南台、西台、中台和北台，虽未及东台，却已大致勾勒出五台山五峰环抱的独特地貌。他笔下的五台各具特色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景。南台是他登临的第一座台顶，“绝顶有文殊舍利塔，北面诸台环列，惟东南、西南少有隙地。正南古南台在其下，远则孟县诸山，屏峙而东”。西台则呈现出另一种景象：“又十里，登西台之顶，日映诸峰，一一献态呈奇。其西面近则闭魔岩，远则雁门关，历历可俯而挈也。闭魔岩在四十里外，山皆陡崖盘互，层累而上，为此中奇处。”

中台位于五台中心，地势最为平缓开阔，徐霞客注意到中台与其他四台的位置关系：“至中台，望东台、南台俱在五六里外，而南台外之龙泉，反若更近，惟西台、北台相与连属。”北台是五台山最高峰，徐霞客详细描述了其高寒壮阔的特点：“北台比诸台较峻。余乘日色，周眺寺外，及入寺，日落而风大作。”《清凉山志》亦载：“（北台）顶平广，周四里，亦名叶斗峰。其下仰视，巖摩斗杓，故以为名。”

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，五台山在徐霞客笔下蕴藏着浓厚的宗教氛围。他详细记录了沿途所见的寺庙建筑，从规模宏大的显通寺到小巧玲珑的狮子窝，皆展现了明末五台山佛教建筑的兴盛景象。徐霞客还特别关注宗教建筑与自然景观的融合，这体现了他超越时代的审美眼光：“寺北面左为维摩阁，阁下二石耸起，阁架于上，阁柱长短，随石参差，有竟不用柱者。”



的地理学家，徐霞客对五台山的气候特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。他在日记中多次记录气温变化：“初六日，风涛起，滴水皆冰，风止日出，如火珠涌吐翠叶中。”这种一日之内气温剧烈变化的现象，让他深刻体会到五台山“岁积坚冰，夏仍飞雪，曾无炎暑”的气候特点，这也与《清凉山志》中的记载完全一致。

徐霞客笔下的五台山，既有地理学家的精准记录，又有文学家的生动描绘，更有朝圣者的虔诚敬畏。他在日记中不仅记录山形地貌、寺庙分布，还特别关注地质构造、水文特征和生态环境。例如，他在前往五台山途中曾写道：“山自唐县来，至唐河始密，至黄葵渐开，势不甚穹窿矣。”同时徐霞客也流露出深

厚的人文情怀，在游览过程中，他与寺僧交流，记录当地传说，使游记既有科学价值，又富人文内涵。

徐霞客的《游五台山日记》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，它不仅为世人呈现出明末五台山的真实面貌，更展现了一位伟大旅行家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。400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重读这篇日记，仿佛能跟随徐霞客的脚步，在蜿蜒的古道上攀登，在清凉的台顶远眺，在香烟缭绕的寺庙中感受佛国的庄严与宁静。正如后人评价——“徐霞客用双脚丈量五台山，用笔墨记录佛国景”，这份跨越时空的绝妙记录，让我们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，感受这座佛教名山的永恒魅力。



南台 杨国军 摄

画说



香風遠
甲辰夏月
游英作

弓淑英 作